

看病

■ 陈晓燕(新加坡)

常言道：有什么千万别有病。真的，生病这件事，我是在异国他乡最害怕的。可是，怕？它就不会来吗？

前天晚上将近半夜的时候，突然觉得浑身冒冷汗，恶心，跑到洗手间吐得一塌糊涂，自己吃了一点藿香正气丸，还是不顶用；坚持不住了，只好把睡梦中的女儿叫醒，去医院吧。

一路上很忐忑，几次想放弃——不去了。原因很简单，就是担心我是外国人，看个病不知道会不会很贵，何况还是急诊。以前在国内偶尔看过发烧的急诊，医生睡眼朦胧的被叫醒，态度不好不说，价格也不菲啊。

在女儿的坚持和病痛难受中，到达了医院急诊中心，舒了一口气：明亮的救护车，时不时有救护车穿插而入，只是因着灯却不呼啸，大半夜的很怕听到急救车的声音；安静的挂号前台，护士轻声的问候不舒服的具体状况，然后让我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以为会等很久，其实大概2分钟左右，护士就把我带到一名医生那里，因为不会说华文，女儿和略懂华文的护士一直在旁边做翻译。经过简单的询问之后，医生根据我的症状(恶心、呕吐、头晕、头痛、呼吸困难)，担心我的心脏有什么问题，马上让护士带我到隔壁做心电图。其实我很害怕，每次去医院做任何的检查我都害怕，再加上语言不通，我更是怕上加怕。所幸的是，他们的医生护士非常和蔼，即使双方沟通不畅(女儿有很多疾病的专业术语并不完全懂得翻译)，但是他们的态度可以让我渐渐平静下来。

在门诊简单的查询之后，我被告知会有一名更为专业的医生对我的病情做进一步的诊断，然后我被护士用移动病床推进另外一个病房——这时，我忍不住悄悄跟女儿说：为什么他们不叫我们交钱？如果看完病发现我不够钱怎么办？我记得在国内看病，即使你难受得要死了，挂号的时候到看病、检查、拿药等等，不都是要先交钱吗？没钱？免谈！

大约10分钟后，一名医生来到我的病床前，非常详细的询问我的病情、过往病史以及今天吃了什么等等(还是不会华文的医生)；再后来，医生还帮我抽血化验，以便更清楚的了解我的发病原因——这时候的我，忍不住大哭起来——我实在是害怕怕扎针这件事情了。

这个跟我沟通不畅的医生，放下针管，坚定而和气的看着我，然后叽里咕噜说了一通，女儿翻译说，她只是扎一次，就会固定针管在那，保证你好之前不会再扎第二次，虽然有其他的方法也可以检查到你的病因，但是，这是最快和最准确的方法，而且保证打针的时候她会非常的小心和温柔……医生都这么和蔼可亲了，我还能继续耍赖吗？

真的如她所说的，在抽血之后，她固定一个蓝色的针管在手背上，看起来很坚固不像会随便跑动的样子，我这才略为安心下来。再后来，有护士来吊生理盐水(担心我呕吐会脱水吧)，或者打各种针水也都是顺着那个针管。其实新加坡很少打吊针的，在急诊室里，除了少数像我这样呕吐或拉肚子需要补水的人外，大家都是安静的躺在自己的病床上——差不多100多平米的房间里躺着10来位病人，三个护士来回忙碌着，非常安静，很少有家属陪着，包括我女儿在内也就三个家属，家属都在急诊室外静候医生的诊断结果。

抽血之后，那个医生去忙别的病人了，护士按照她的指示帮我量血压、打止吐针、验尿、查X光、吃药等等，全部是护士推着我或扶着我在进行，女儿只是负责翻译(如果我的英语过关，也许女儿也不需要坐在旁边)，他们非常的尽心尽力、手脚非常轻柔。每帮我做完一个项目比如喂我吃药，她都会对我说句：thank you。我忽然有种感激涕零的感觉——替我服务，却还一直谢谢我。更为重要的是，从头到尾，没有一个人来找我交费，只是询问病情和吃药打针后的反应——我想，这才是真正的人文关怀吧？这才是真正的救死扶伤吧？

经过各种诊断和治疗之后，医生来带我女儿去看我的检查清单和照片，详细的跟我女儿解释每项内容，告诉我女儿除了白细胞指标略高之外，其他并无大碍，估计是食物引起轻微中毒感染之类的，我可以选择继续在病房休息或者回家。什么事都没有，当然赶紧回家咯。

紧张的时刻来到了，经过那么多次的检查、诊断、治疗，到底会花费多少钱呀？如果我是新加坡公民，也许不用担心，他们有政府提供的医疗保障，而我一个外国人，应该是按市场经济运算吧。其实，他们的服务态度和诊疗精神，我觉得这钱是值得花的。非常出乎意料的是：账单是新币299元(约合人民币1500元)，实际付账95元(约合人民币500元)——新加坡政府替我付了65%——所有项目的65%，连带检查、打针和吃药，全部替我付了65%。真不可思议！记得2005年的时候，我曾因不明原因发烧住院治疗近8天，花费7000元，结果社保局以未查明病因为由，一分钱都没给我报销。要知道，我是年年月月都交医疗保险的人，凭什么不能报销？结果，就是不报。

我不知道新加坡政府为什么会替我付这些医疗费，也不知道新加坡人如果知道了会不会群起而攻之，但是，这件事情，让我体会到什么才真正是“生命第一”！

谢谢那些无名而可亲可敬的医务工作者！希望所有人都健康平安！

海在东方

■ 傅扬(海南)

我张开思想的翅膀，在梦中飞翔，沿着时空隧道，追寻祖国的海疆。

在公元前500多年的地方，遇见了孔子。我问孔子，你的弟子子夏曾说：“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四海在什么地方？孔子说，在比我更早时期的古人看来，陆地四面为海所环抱，所以称陆地为海内；疆土四周偏远的地方也叫海，以当时的见识，中原四周居住着九夷、八狄、七戎、六蛮，或者说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这四个方位的边疆地区谓之四海，四海之内，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这也是后来唐诗中“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意思，而比四海更遥远的地方，则通称海外。

从孔子这里，我知道了，在古老的中国，没有陆地边疆和海岸边疆的区别，既然四面八方都是海，中国的边疆就都是海疆。我在梦中飞越中华民族古老的海疆，我的翅膀下面，都是浩瀚的大海。

在黄河、长江和珠江的入海口，一次又一次与生于周朝而幻化无穷的老子相约。老子告诉我，黄河、长江和珠江这样的大川，是百谷之王，而海又是黄河、长江和珠江这样的大川之王，是百谷、百川的万中之王。为什么？老子回答：“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也”。

从老子这里，我知道了，中国是一个崇尚

善的国度，中华民族是个包容的民族，崇尚所以赞美海，包容所以成就海，中国也因此是一个热爱海洋的民族。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海和天一样，被赋予了许许多多美好的意义，“海阔天空”，这是何等的胸怀！“天覆群生，海涵万族”，这是何等的气派！人们用“海涵”来形容谦君子包容的气度，用“海量”来表达对不计前嫌的宽宏者的敬意。海，在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中，是君子的形象，君王的大象，明君的象征。

我在梦中飞到三万年前。地球上发生了一次大海退，海面下降到最低点，很多原本被海水分隔的陆地一度连接起来，这时候，日本列岛、台湾岛、海南岛等都与大陆连为一体，中国陆地四周的一些地方，大海消失了，在原先大海的地方，升起了高原，隆起了山岭……我梦中的翅膀在2.28万公里内的陆地边界上掠过，一路上与朝鲜的河流相遇，与俄罗斯的森林相逢，和蒙古的草原相交，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的雪原相照，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的路口说再见，跟缅甸、老挝和越南的哨卡道别。

沧海桑田之后是桑田沧海。大约一万年前的，全球发生了一次大海漫，冰川消融，海水上涨，到五六千年前，海漫达到最大范围，人类各个民族的神话传说中，都留下了这段洪水时期的悲壮记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

国东南部的几个盆地，依次形成了黄海、渤海、东海和南海，而台湾、海南岛，则再度被海水分割成岛屿……从鸭绿江口到北仑河口，我的海疆之梦在蓝天碧海之间飞越了3万公里，在我飞越的地方，大海是镶嵌在祖国大陆东南沿海的一条碧玉带，或宽或窄，或弯或直，或蓝或绿，在碧玉带的两边，中国与朝鲜和韩国咫尺相望，与日本一衣带水，与越南、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隔海相邻。

我的梦在祖国的近海上空飞翔。俯瞰5大海区，渤海是中国的内海，像龙口里含的一颗珍珠，黄海是打开的一扇窗户，东海是开放的一扇门，南海是通往世界的一条路，台湾以东的太平洋海区是向世界敞开的怀抱。中国，因为海洋，与世界唇齿相依。

我用飞翔的翅膀丈量祖国神圣的海域——从领海基线量起12海里，这是中国领海的宽度。领海以外邻接领海的一带海域宽度也是12海里，这是中国的毗连海域。我的导航图上清晰地显示出470万平方公里的字样，这是中国海域的总面积，将近国土面积的二分之一。

一个神圣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中国对领海的主权及于领海上空、领海的海床及底土；中国有权在毗连海域内，对在其陆地领土、内水或者领海内违反有关安全、海关、财政、卫生或者出入境管理的法律、法规

的行为，行使管制权。

这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召唤，我要去为我的祖国巡航。我的梦，飞出渤海海峡，飞翔在47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海域；我的飞机，从蓝色的海洋上飞过，越过台湾海峡，翅膀下面漂浮着白云朵朵；我的舰艇，从蓝色的海面上掠过，沿着琼州海峡，一路翻卷着雪白的浪花；我的潜艇，从自由自在的鱼群和五彩斑斓的珊瑚丛中穿过，经过巴士海峡，清澈的海水在我的身旁起伏摇荡……

我看见了，中国更是一个海洋大国，中国文明更是一种蓝色的海洋文明——弯曲曲曲的海岸线上，珍珠般地镶嵌着一座座历史文化名城，一座座改革开放的口岸，一座座充满活力的国际化都市，一座座拔地而起的现代化新城。大连、营口、秦皇岛、天津、唐山、烟台，环渤海相抱；青岛、日照、连云港，沿黄海相接；上海、宁波、舟山、台州、温州，共东海相通；福州、厦门、汕头、台北、高雄，同海峡相守；广州、深圳、珠海、香港、澳门，五星拱卫；湛江、北海、防城、海口、三亚，南海明珠……满目青春，银光闪闪，好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我在梦中告诉我，所有这些都是梦。远古的历史是传承的记忆，辉煌的景象是幸福的现实，万里海疆诉说着亿万年间沧桑的故事，四海之内的中华民族都是海的女儿，因为海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海在东方。

远方(外一首)

■ 陈祺(海南)

不要 再惊醒我
我累了
睡在潮湿的碧苔上
就让月光晒干眼泪

梦里我看见
路的那头的家乡
有淡白色的雾
有铅灰色的墙
还有一张
你旧了的微笑

我累了
我要睡在这梦里
梦里
晨曦和星际一样
都在远方

无题
骑着木帆的远航
离开昨日的家乡
我要带你乘上海浪的呼吸
聆听暴风雨的安详

我无法承诺
海平线后
有红日抑或光芒

我只想
让你看见
我把持着船舵的双手
流着鲜血的坚强

感恩河(歌词)

■ 何君华(江西)

今夜我把心事对月亮诉说
我又回到了梦中的感恩河
你那甜甜的乳汁滋润了田野
也滋润了我童年的心窝
忘不了你花香两岸
忘不了你波光闪烁
感恩河，感恩河

她的名字叫东方花梨

■ 祝宝玉(安徽)

请告诉我，你的名字
我急切地想知道
你一定有一个美丽的名字
而我现在还不曾知道

我是一个陌生的闯入者
是否打扰了你的清静
你忧伤的眼神是否在责怪我的鲁莽

鲁莽地向你询问你的名字

这个冬天啊
冷峻的风吹过大海
我随着风来到这儿，奇迹般地
奇迹般地遇到你
所以，这个冬天不再寒冷

魂牵梦萦的感恩河

你是我心中永远的寄托
永不老去之歌

今夜我的思念随月亮起落
我又回到了东方的感恩河
我曾在你温暖的怀抱中徜徉
也曾在你身旁引吭高歌
几多风雨几多坎坷
总有惦念总有温暖
感恩河，感恩河
日思夜想的感恩河
你是我心中永远的寄托
永不老去之歌

你优雅的气质远远超过我的诗
这诗行干燥、无聊
不及你的一瞥眼神
可以融化整个冬天

你的颜色是我的梦的颜色
我这一生在追寻一个传说
关于你的传说
你是你传说中的一个小角色
默默地，在小角落
默默地望着你

我这一生是平淡的一生
没有你的传奇
我流落在隅
看不到世界的景致
只能幻想着你的华容

你
东方花梨
我的梦盘桓在你的脚下



《山寨》(油画) 王建顺 作

启事

东方感恩文化“海航杯”大型有奖征文活动即将结束，此次活动自去年5月启动以来，得到了众多热心读者和参赛者的大力支持，各项工作进展顺利，不久将进入评奖阶段，由于很多来稿没有详细通讯地址和联系电话，会给评审工作带来很多不便，敬请所有征文汇报的作者速将自己的详细通讯地址和联系电话发至邮箱：dongfang2011@hndaily.com.cn，以便再次核实。另外因为来稿很多，对于参加比赛未被刊用的征文作品，我们就不一一回复了，敬请作者自行处理，谢谢！

东方感恩文化“海航杯”大型有奖征文评审委员会

傍晚时分，漫步长安街，我向右街走着，一群带着黄色、蓝色安全帽的工人引起我的注意。

这个队伍实在是太长了，看到这么长的队伍，我索性不走了，停下来看他们浩荡的模样，这么长，这么长，过了这么久，队伍还拉的很长，我好奇地开始计时，半个小时还要多——这样的队伍，从府右街转去长安街，走下地下通道，走到路的对面去，也有沿了长安街这一侧向西而去，我不追踪，只是望着他们远去，那些身影在初春的夕阳里，红灿灿的，很明媚！

马路对面，有人举了长长的摄像机，对着他们，对准他们——蚁群一样壮观的队伍，音符模样的身影，纯朴的带着风尘的脸庞……我猜想着镜头的立意，想着流淌在这都市的大街上，是一首怎样的歌。

南望的时候，我的视线追寻着这劳动者的队伍，目光却被“北京音乐厅”那几个字高大的躯体挡回来。音乐厅吸引了我，转移了我的注意力，我想今天晚上那里会上跳跃狂

长安街头的音乐厅

■ 秦涓(河南)

些音符，奏响怎样的乐章。

“叮咚”“叮叮”“当当”——从我身边走过去，我听到清脆，苍劲，粗重，简练的声音，各样的声，各样的音，仔细辨认，原来是工人们身上带的劳动工具：缸碗筷勺在歌唱。

腰间系着安全带，安全带上挂着这样那样的工具，叮当作响，我看到他们，他们是高空作业的工人们，粗的手，沾满灰的衣，脸上似乎也有土蒙蒙的一层，想那是灰，是尘，是劳作的身，也是红尘的尘吧。

我听到的清脆的，是那茶缸，锅碗，勺子相碰，相敲击的声音，很多的工人手里，提着拎着端着饭碗，水杯，勺与筷子，动起来，叮

咚响的，是它们，和着他们匆匆忙忙的脚步，有些欢快地叫着，唱响在黄昏里。

钳子、板子、起子、钢丝绳、铁钎子……这样那样的声音，从我的眼里蹦极一样蹦起来，飞到“北京音乐厅”的顶，回响着，遇了远远的街角，街头的，天边的红红的晚霞，不落下去，不跑进西天里，晚霞，工人们脚步声，谈笑声，叮当的工具、餐具和勺，这是一曲交响，这是一部重奏……

谁是演奏者呢？哪里是音乐厅？

我有些分不清。

终于，长长的队伍从我身边呼啸着走过去了，全都走过去了，可是后面还有稀稀落落

丈夫要去远方，变身一名环保志愿者，只身单骑自行车，游历全中国。这一去，可谓山高水远，前路凶险。

几年前，丈夫去西藏时，见到那名只身单骑的男子。几个月的旅途中，他仅靠垃圾支撑完成从遥远家乡到圣地西藏的梦想。之后，丈夫每次提起他，总是眉飞色舞，无限向往崇拜。我知道那也一直是他的梦想。

男人的血液里，永远藏着一个英雄的梦，内心奔涌的是仗剑走天涯的壮志豪情。可世道太平，岁月静好，仗剑江湖已属多余，男人的浪子情怀却深入骨髓。

二十五载围城生活，爱意倦怠，心无痒处，柔情蜜意已化血液亲情，嵌入灵魂难舍难分。如今这等浪子情怀又开始冒头兴起。我深知情路宜疏难堵，无奈只得做深明大义妻退夫上前，临行前，丈夫临终嘱托般交代后事，大有一去不再回的慷慨悲歌。

“我要把房贷还清了，槟榔明年也将收成，你娘儿俩可以安心过下半辈子了。我除了几件衣服和一辆单车，什么不带。”丈夫说。我问他几时征战回？答曰：“还不知道，不回了也不一定。”

“麻将没得打，清茶喝无味，操心朋友不在身边，你不寂寞得发疯？”我担心地问。

“只想做闲云野鹤，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心无挂牵。”丈夫轻轻飘飘地回答。

“每天餐风露宿，日晒雨淋，不仅每日捡垃圾，还得四处打听收购站。那你不辛苦啊。”我握他的手放在胸口，表示不舍和心疼。“每到一处给我个信，知道你还活着。”我心含怨怒地说。

“别牵挂了，就当我不在了，你亦轻松些。”丈夫故作轻松。

“你路上病了，或是遇到了凶险怎么办？”我忧心忡忡。

“找个悬崖自我了断。”丈夫语调悲壮无畏，如烈士上断头台咔嚓一声，砍头只当风吹帽。

“只怕嘴角歪斜，双腿长短不一，想挪到悬崖边都难。”我的脑海里浮现起隔壁那个鳏居多年的中风老男人。丈夫最不忍心见他冬日冷风中步履蹒跚的凄苦模样。

“是何居心？盼夫早亡？”丈夫有些愤怒。

落的三三两两的人，我这边才发现，其实走过去的队伍里，正在擦肩而过的，不光有男，还有女，不光有年青，还有年老些的，我想起那音符的模样，音色的多层，音质的类型……分明，这就是一个音乐厅，走在大地上的，走在城市的街头——我也明白，是他们奏响了城市的云天，他们弹奏出高楼大厦的欢声，他们披响了马路的乐章，草木里的阳春白雪，砖瓦铿锵的下里巴人……城市的音乐，曲谱的一草一木，音符的一丝一竹……他们粗粗又灵巧的手，沾了灰，带了泥，奏响了。

奏响了城市的音乐，他们是一座音乐厅——他们是北京城一群普通的“农民工”——“进城务工人员”——我索性称呼他们“工人”——做工的人——做工的兄弟姐妹，在城市工作着的农民兄弟、农民姐妹们。

他们走着，唱着，在这城市的街头，在这京都的傍晚，在这大地初春的傍晚晚霞里，我听到北京音乐厅里奏响了佳音——怎么也比不过，与我擦肩走过的这个流动在大地上音乐厅，他们的脚步摩擦着我的白色棉袄，白棉袄的白，空空的——蹭一下，擦一下，那里，那白色里，粘了劳动的快乐，满了行走的充实。

心头有一件白棉袄也歌唱起来——附和着，赞叹着，这艳了美了壮观了我们的城市，我们的首都，我们的生活的——戴着安全帽的“音乐厅”……

“嘘——嘘——叮当——叮咚——”此刻，它响在中国最美的一条街上。

初春的大地上，我听到最美好的音乐。

难道，你没有感觉到——他们是一座音乐厅？

只身单骑走天涯

■ 王妮(海南)

“怎么舍得呢？你走了以后，我也解脱劳累牵绊，便周游世界去了。我不愿像你做苦行僧，我要坐飞机去。从飞机上往下探头，寻我的丈夫究竟流浪到了哪里，还在不在人间？”

“难不成你要把房子卖掉，把我为你娘俩攒下的家业卖掉，拿着钱满世界溜达享受去？”

“怎会呢。一年只去两趟便回来。感念你待我娘俩的情意深厚，承担丈夫二职任务合格。我会放大的照片挂在客厅，日日缅怀爱慕，矢志不移。只等子子孙孙子孙子孙，尽享一家其乐融融。每晚我把炉火烧旺，和儿孙媳妇们围炉火锅喝点小酒，逗逗承膝下的儿孙曾孙，给他们讲爷爷你当年顺便破单车、满中国乱跑的传奇故事，顺便便你的碗里盛满饭，对你的照片，遥请你和我们共进晚餐，吃碗热饭，喝口水

望回来。”

躺在她身边的丈夫，躺在他的流浪梦里。他脸上奇特的光芒逐渐隐退，咕噜声平稳渐起，覆盖住夜的黑。我笑了笑，吻了吻他的唇，云淡风轻地说：“晚安，亲爱的，做个好梦。”我却辗转反侧一夜无眠。次日初阳的阳光照进房间，丈夫早已正襟危坐在办公室里忙碌操劳。

那晚的灵魂神游，我再也没提过。爱一个男人，都渴望天荒地老，占有彼此的所有岁月。只因走进围城，男人多了许多责任和担当，累了倦了的时候，会在某个黄昏，某个寂静的夜晚，想起年轻时那些未曾实现的梦，叹时光匆匆，叹岁月蹉跎。或挥酒浪子情怀，给心灵放个假，圆了心底那个孤独英雄梦。我愿意给他一点空间，让他安心地怀念。我霸占了他一生最好的时光和最美的爱情，又何必强迫他怀念青春自由的空间？

东方感恩文化 “海航杯”大型有奖征文专区 征文电子邮箱：dongfang2011@hndaily.com.cn